

瑪嘉列特·米德

美新處供稿

——兼及其新作「黑莓的冬季」

四十四年前，以「在薩摩亞的成長經歷」一書引起讀者廣泛注意的人類學家瑪嘉列特·米德，最近結合了她的專業觀察眼光和她個人的經驗，以她瞭解最深刻的題材——她自己——寫成了一本書。

瑪嘉列特·米德承認，她的一生是幸運的。童年時，她是家中受寵愛的長女，自小聰明伶俐，活潑好動。在她的生命過程中，她克服過霍亂和多次流產和意外。她在新畿內亞進行觀察，搜集寫書資料時，險些成為她所觀察的一個獵頭部落蠻人的獵取對象。

她最大的幸運，也許是她能在原始部落文化未被外界文明進侵，同時科學技術發展又使到對這些文化的準確觀察和記錄工作得以進行的時代中，選擇成為一個人類學家。

瑪嘉列特·米德的自傳題為「我的早年——黑莓的冬季。」她解釋說：「在冬天的季節裏，剛剛開花的黑莓上面鋪滿一層白霜，沒有這層白霜，黑莓就不會結為果實。這個季節是豐收的準備時期。」

英國小說家列培卡·韋斯特，撰文評論米德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雄性與雌性」一書時，曾這樣說：「讀者會不由自主地為本書的內容所吸引，好像他在和作者展開辯論一樣。」我們所以用同樣的話來形容米德的新書，產生這種感覺，部份原因是作者描寫古遠的事物具有引人入勝的寫作技巧。

即使在同憶自己的童年生活方面，瑪嘉列特·米德也表現了她的洞察力——為什麼會這樣發展？是那些影響力量造成的？她都能道出根由。在婦女解放未成為運動前，米德家庭中的婦女已經有這種思想，但她們又能同時跟隨當代的文化思想主流。瑪嘉列特的祖母是和她們同住的，她這樣描寫祖母：「我是從祖母那裏學懂如何心安理得地做一個女性的，我的祖母毫無疑問是個非常女性化的人——細小、優雅、美麗，完全沒有男性的粗獷和女性的優柔。在女子讀大學未成風氣之時，她已經這樣做，她學習任何事物，必定全力以赴，她結婚後，生下一子。同時，她也有自己的事業。」

瑪嘉列特·米德的祖母曾做過學校校長，父親是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財政學院教授，母親是社會學家，而且在生育五個子女的艱辛過程中，仍然努力追求她的知識生活。

回顧過往的日子，米德認識到「在很多方面，我是在一個比同時代先進了兩代的文化環境下長大的。」這點也許可以解釋米德和今天的年輕的一代的親近關係，米德在一九七〇年出版的「文化與介入——隔閡的研究」一書中，為今天的年輕人作了很多辯護。

米德認為，童年時她享受到兒童們最珍貴的經驗——和一個堅定及慈祥的長者生活在一起。除此之外，她有一個弟弟和三個妹妹，她的家庭大體上說來是快樂的，雖然父親在婚姻方面曾有不忠實的行為。

米德在自傳中，以罕見的敬意和客觀態度



描述自己的婚姻生活，米德結婚後，一向不跟隨丈夫的姓氏，但是她從不疏忽家務，而且總爲子女打算。米德的第一任丈夫是路德·克里斯曼，兩人在一九二三年結婚，丈夫當時在攻讀神學；兩年後，米德因在薩摩亞的實地研究成績，獲得獎學金，成爲她一生的轉捩點，而當時，她的丈夫路德則乘船往歐洲去了。

第二年，米德從一次漫長的海上旅行的回途中，愛上了紐西蘭心理學家里奧·福琼。她和路德在友好的氣氛中離婚。路德後來再婚，而瑪嘉列特·米德則和福琼結婚。婚後，兩人一起前往阿得米拉提羣島中的曼納斯島進行研究工作。後來兩人又一起在美國中西部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和在新畿內亞多處地點進行研究工作。

在探訪新畿內亞的另一條村落時，他們認識了英國人類學家格里戈利·貝特遜，一九三五年，米德和貝特遜結婚，兩人一起在巴里島從事現場研究工作。他們的女兒瑪麗·凱瑟琳，貝特遜剛巧在米德的三十八歲生日前出生，米德現在已經是祖母的身份了，而且更是一個疼愛的祖母。

在人類學的研究工作上，米德和福琼、貝特遜兩人輪流合作。她和貝特遜在巴里島的研究成果「巴里島人的性格：一項攝影鏡頭下的分析」一書中，採用了大量攝影圖片，在其他的人類學著作中是少見的。

米德的自傳「黑莓的冬季」也採用了傳記中罕見的攝影圖片數量，這種做法有助讀者進一步瞭解書中所描寫的事件和人物。本書詳細記載的生活，只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止，這是米德和貝特遜婚姻結束的時候。

米德的专业生活當然不止這些，也許她會繼續撰寫自傳的第二部，米德曾經重返那些她作過研究的地方，觀察外界文明對這些原始文化造成的影響，米德曾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教書和擔任館長，並曾在保護環境、婦女的社會地位等範圍內從事過國內和國際的工作。

批評米德的人認爲她太過急於發表意見，認爲她從事的活動太多。但是，米德從事她的知識探索工作時，總是精力充沛的。現在，她又計劃於今年內重返她在四十二年前到過的一條新畿內亞的村落中去，觀察她當年研究過的部落遷居後的情況。